



〔法〕米涅著

法国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

法国革命史

从 1789 年到 1814 年

〔法〕米 涅 著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 年 · 北京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
PAR M. MIGNET
LONDRES, DAVID NUTT
1899

法国革命史

[法] 米 涅著

北京编译社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307 千字

1977 年 9 月第 1 版 197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 · 394 定价: 1.05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译 序

《法国革命史》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奥古斯特·马丽·米涅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原书出版于1824年5月，距法国大革命为时不久，因此能以较近的距离，丰富的史实和生动的文字来叙述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过程，成为后来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民为了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于17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全国城乡也相继燃起革命的烽火。法国人民终于推翻波旁王朝，废除封建特权，处死国王和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次法国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革命的决定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发展到它的顶峰，后来拿破仑又有力地维护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主要胜利成果，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某些成果。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拉丁美洲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欧洲的封建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次革命有着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①

^①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卷，第334页。

但是,以沙俄为首的欧洲大陆反动势力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同英国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与革命的法国进行较量。1815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的百万军队所击败,反动的波旁王朝卷土重来。复辟以后,法国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广大人民坚决反对复辟王朝,资产阶级力图重新掌权。

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遭到欧洲反动势力的镇压以后,对于法国大革命中所经历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引起了一系列争论:法国大革命是必然产生的吗?它为法国造成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后果?复辟的王朝能否经久不垮?资产阶级能否重新夺取政权?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最终战胜没落的封建制度?对于这些问题,当时法国社会上曾有过极为不同的回答。波旁王朝的御用文人恶毒地攻击法国大革命,公然为死于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扬幡招魂,为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歌功颂德。一些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反对复辟王朝,但对法国大革命缺乏认识,认为它象自然灾害一样,难以驾驭。当时的历史学界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尚缺乏研究,除了简单的史实记载和个人回忆录外,以反对封建制度的观点系统地、清晰地评述这次伟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则寥寥无几。

1824年出版的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提出了新颖的看法,震动了舆论界。它明确指出:法国“革命不可避免”,波旁王朝复辟是历史的“倒退”。米涅(1796—1884)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埃克斯城。他早年爱好文学,1820年开始研究历史,1822至1824年在巴黎专题讲授历史,同时搜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材料。1823年夏,他用四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这部历史著作,其政治目的就是为推翻复辟王朝和资产阶级重新掌权制造舆论。这是预报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只海燕,是一部符合反封建历史潮流的著作。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米涅曾积极参加革命组织的秘密活动,反对复辟王朝,并因此受到法庭的审讯。1830年七月革命时,他曾参

加过街垒战。他是复辟时期反对封建复辟的历史学者。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喜欢米涅。”^①

米涅是最早以阶级斗争观点考察历史的历史学者之一，他在《法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叙述了历史的演变。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②米涅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法国大革命本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必将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同时，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也必然尖锐地进行。米涅明确指出，法国革命所经历的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③的年代。他还指出，“两个敌对阶级在准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米涅对封建制度进行尖锐的批判，说明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和腐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生死斗争。这场阶级大搏斗是必然的，“不可能回避革命”。要推翻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必须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

米涅看到了这场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他说：“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某种制度的胜利。”这次法国大革命是“一代人所仅见的伟大革命”。“在革命时期，旧社会被摧毁了，而在帝国时期，则建立了新社会”。革命的法兰西反对欧洲反法同盟的战争“巩固了革命的胜利并且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作者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他高度赞扬拿破仑的立法活动，称他的立法“高于所有的欧洲社会”。作者还指出，拿破仑在他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破坏了封建基础，“给欧洲大陆以一个很大的推动。”在十九世纪初欧洲的历史条件下，米涅对于新旧社会制度变

① 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卷，第427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587页。

③ 本译序引文除注明出者外，均引自本书。

革的这种鲜明的立场是适应当时时代要求的。

米涅在该书中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当时法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他指出,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垂死挣扎,“僧侣利用内讧来反对革命,贵族则发动欧洲来反对革命”,王党分子在旺代等地区举行叛乱,这些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受到欧洲封建“宫廷的庇护甚至支持”。国内外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妄图扑灭法国大革命。米涅一针见血地揭露沙俄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野心:“自从彼得一世统治以来,……它在不间断地追求这种霸权”。沙俄充当世界宪兵干涉法国大革命的目的,既是妄图在法国复辟封建制度,更是为了对外扩张,称霸欧洲。但是,在法国王党分子和欧洲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抵抗’”。作者正确地指出,必须镇压王党叛乱,“旺代之战是革命中不可免的事件”。他生动地描绘督政府时期拿破仑·波拿巴军队中士兵们警告王党分子的情节。米涅明确宣布,波旁王朝复辟是“倒退运动”,今后必须“满足引起法国革命的需要”,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作者对1814年初的战争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反对沙俄为首的第六次反法同盟的战争,是法国为了“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斗争。他还指出波旁王朝虽然暂时复辟,这场斗争必将导致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腐朽的封建制度。

但是,由于米涅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阶级局限性,《法国革命史》一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米涅认为由于利己之心和收入差异而出现不同阶级。他不了解也无法阐明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经济根源。马克思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①阶级仅是一

^①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32页。

个历史的范畴,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且不可能永远存在。“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这就是阶级的实质和产生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同时,阶级又是一个社会范畴,阶级的关系还表现为政治和思想上的斗争。因此,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大革命,以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

米涅无法认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他竟然将资本主义制度吹捧为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认为革命所建立的是“自由政体”,“完善的社会制度”。米涅根本不认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②米涅的资产阶级的眼光看不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他将资产阶级说成是整个第三等级利益的代表,从而否认当时广大劳动群众和资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仍是一个剥削制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必将奋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总之,资本主义的灭亡和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0页。

②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3页。

③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32—333页。

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上，米涅的资产阶级本性暴露无遗。他竟然说攻克巴斯底狱时起义群众处死顽抗的王党分子是“不讲人道”。广大群众反对封建王室的斗争是“骚动”。9月2日，巴黎群众在狱中处死一千多名反革命分子是“肆意杀人”的“滔天罪行”。他虽然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巴贝夫的革命活动，但他竟将巴贝夫密谋称为“这次荒唐的尝试带有明显的狂热色彩，引起了深刻的恐慌”。从这些评价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米涅的资产者的阶级面孔。马克思主义认为，巴贝夫等人的著作是“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①

米涅虽然看到一个个掌权的政治派别的失败，一个个新的政治派别的登台执政，但是，他远不了解法国革命中君主立宪派被吉伦特派所代替，后者又败于雅各宾派手中等事实，恰恰说明由于人民群众的推动，使得这次革命一个阶段比另一个阶段更为前进，更为彻底。法国大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达到雅各宾专政的顶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正确指出：“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②

作者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到处流露，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81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625页。

比比皆是。他用“强烈的自尊心”解释罗伯斯比尔的政治作用,并以“不走运”解释路易十六反革命阴谋的败露。米涅在评论拿破仑时说,他制定宪法是“出于自己的权势欲”,进行“战争是他的癖好”。米涅的上述观点表明,他强调的是人们的思想动机、“运气”、欲望等等。他无法认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出版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它终究是一部资产阶级的作品,有其阶级局限性。同时,它也无法吸收百多年来关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米涅的《法国革命史》一书,对于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研究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史,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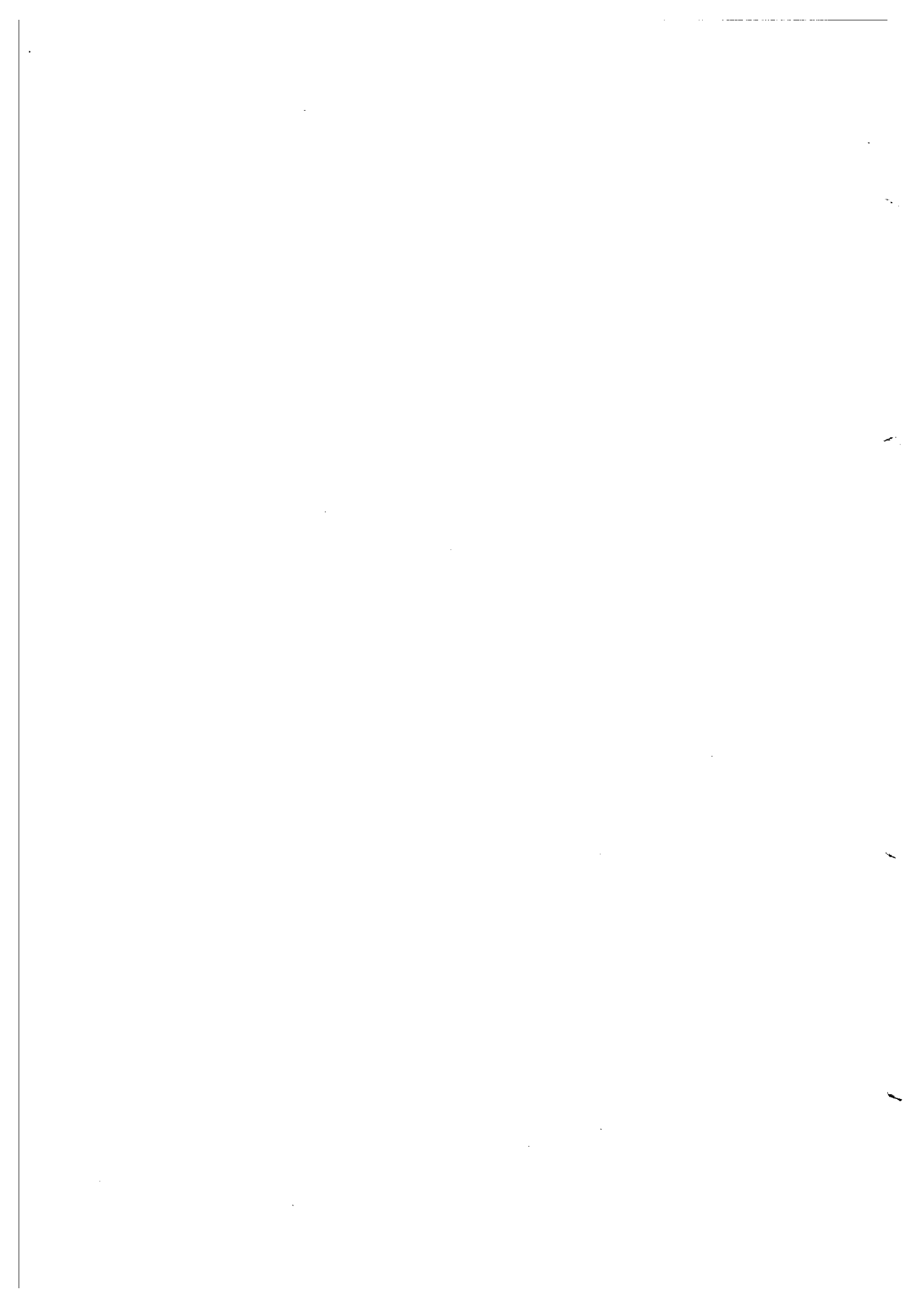
郭华榕

一九七七年四月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82页。

目 录

导 论	3
第 一 章 从 1789 年 5 月 5 日到 8 月 4 日夜	22
第 二 章 从 1789 年 8 月 4 日夜到 10 月 5—6 日	54
第 三 章 从 1789 年 10 月 6 日到 1791 年 4 月米拉波 之死.....	70
第 四 章 从 1791 年 4 月到 9 月 30 日制宪议会.....	92
第 五 章 从 1791 年 10 月 1 日到 1792 年 9 月 21 日	106
第 六 章 从 1792 年 9 月 21 日到 1793 年 1 月 21 日	154
第 七 章 从 1793 年 1 月 21 日到 6 月 2 日	177
第 八 章 从 1793 年 6 月 2 日到 1794 年 4 月	202
第 九 章 从 1794 年 4 月丹东之死到热月 9 日 (1794 年 7 月 27 日)	230
第 十 章 从热月 9 日到共和三年 牧月 1 日(1795 年 5 月 20 日),民主派暴动和失败时期.....	255
第 十 一 章 从牧月 1 日(1795 年 5 月 20 日)到共和四年 雾月 4 日(10 月 26 日),国民公会终结	275
第 十 二 章 从督政府成立(1795 年 10 月 27 日)到共和 五年果月 18 日(1797 年 9 月 4 日)政变	292
第 十 三 章 从共和五年果月 18 日(1797 年 9 月 4 日)到 共和八年雾月 18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	316
第 十 四 章 从雾月 18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到 1804 年 12 月 2 日	335
第 十 五 章 从 1804 年帝国建立到 1814 年	398



导 论

法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结果、革命的进程。——历代君主政体的形式。——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即位时法国思想、财政、政权和公众的需要等方面的情况。——路易十六的性格。——莫尔帕任首相；他的策略。——他任用平民出身的人和有志改革的人士当大臣；他的目的何在。——杜尔果，马尔泽布，内克尔；他们的计划；他们遭到宫廷和特权等级的反对；他们的失败。——莫尔帕去世。——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影响。——朝廷宠臣接替了平民出身的大臣。——卡隆和他所推行的制度；布里安，他的性格，他的尝试。——财政困难；显贵会议的反对；高等法院的反对；外省的反对。——布里安的免职；内克尔第二次任大臣。——三级会议的召开。——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1

我在这里扼要地谈一下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如同英国革命开创了新政体的纪元那样，在欧洲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法国革命不但改换了政权，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当时，中古时代的社会形态依然存在。国土分割成了互相敌对的一些省份；人们分属于敌对的阶级。贵族虽然还保留着爵位，但已失去了全部权力；人民毫无权利；王权则毫无限制，由于权臣横行，由于种种特殊的制度和各个集团特权的存在，法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革命改变了这一无法无天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公道的并更合乎时代精神的秩序。革命以法律代替了专横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阶级的区分，使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制，使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

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革命把一切都复归于一个等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

为了进行这样巨大的改革，革命要克服许多阻力，因此在它带来的长远利益之外，也曾有过一些暂时的过激行动。特权等级曾想压制革命；欧洲也曾试图阻止它；而在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量力而行，也未能在取得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的最高主权，而外来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尽管产生了无政府状态，尽管产生了专制主义，但目的是达到了：在革命的过程中旧社会被摧毁了；在帝国时期建立了新社会。

当改革已势在必行，实行改革的时机又已成熟时，就什么也不能加以阻挡了，一切事物都将促成改革的到来。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在回顾从召开三级会议到 1814 年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时，我想在叙述革命的过程中同时说明革命的各种各样危机。我们将看到，是谁的过错使革命在大好形势下开始后，又急转直下走下坡路，革命是怎样把法国变成共和国的，而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又是怎样建立起帝国的。这几个阶段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几个阶段的一些事件，就是有那么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要说事情只能有这样一种结局，别无其他，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

既然有引起革命的原因，有为革命所利用、所掀起的狂热，革命就必然有那样的过程和结果。在讲到革命史实之前，让我们先看看是什么导致了三级会议的召开，因为三级会议是其他一切的导线。在叙述革命的酝酿阶段时，我想指出当时革命已不可避免，而只能因势利导。

法国君主政体，从它建立以来，既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固定的和公认的公法为依据。最早几个朝代，王位是选举的，国民是享有主权的，国王仅仅是一个军事首领，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方面，他要服从公议。国民选举他们的元首，然后他们在“三月校场”，³在国王的主持下行使立法权；在司法会议上，在国王派去的一名官员的领导下行使司法权。到了封建制度时期，这个有国王的民主政治就被有国王的贵族政治所代替。主权又回到上面去了：贵族剥夺了平民的主权，随后不久国王又剥夺了贵族的主权。在这时期，君主变成世袭的了，但世袭的并不是王位，而是领地占有者的地位；在贵族的大片领地之内，或在诸侯会议上，立法权属于贵族；在贵族领主裁判所内，司法权属于封臣。总之，权力进一步集中了，由大多数人转到少数人手中，又由少数人转到一个人手中。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法国的国王摧毁了封建的大厦，并在大厦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他们侵入领地，征服了封臣，取消了诸侯会议，取消或接管了领主裁判所；他们取得了立法权，并派法律学家在高等法院代表他们行使司法权。

由于国王们急需征收额外赋税而召集的、包括全国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的三级会议，从来也不是固定性权力机关。在君主的大权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三级会议，先是被国王所控制，后来竟被取消了。国王们扩张王权的计划所遭到的最有力最顽固的反对，多半不是来自三级会议——因为三级会议的权限和命运掌握在国王手里，而是来自贵族，因为贵族先是想保住

自己的主权不受国王的侵犯，后来则想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从菲利普-奥古斯特起一直到路易十一，贵族们为保权而进行了斗争；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则为争作王国政府的大臣而进行了斗争。投石党之乱^①是贵族政治的最后一个战役。在路易十四时期，君主专制终于建立起来，并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法国的政体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很横暴的；因为君主有权做的事比他们通常做的事要多得多。对于滥施淫威的遏制力量是很薄弱的。国王可以用“密札”随意监禁或⁴流放任何人，用充公的办法处置任何财产，用税捐征收任何人的收入。当然某些集团是有它们的自卫手段的，那就是它们的特权，但这些特权也很少受到尊重。高等法院有同意或拒绝注册新税令的特权，但国王可以亲临高等法院组成御临法院强迫它进行注册，并以流放令处分法院成员。贵族的特权是享受免税，僧侣的特权是要别人给予馈赠；有几个省实行包税制，还有些省是税捐自行摊派。这些就是在法国所能见到的一些微弱的保障，而就是这些保障，也都是有利于地位优越的阶级而不利于人民。

此外，这个唯王命是从的法国是组织得很坏的；分配的不公平，使得法国社会上的弊病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整个民族分成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再分成许多阶层，人民备受专制压迫与社会不平等之苦。贵族分成几类，一是宫廷权贵，靠着国王的恩宠度日，也就是靠人民供养，他们得到的是某几省的军区长官或高级军职；另外一类是暴发户新贵族，他们充当行政长官，被授与巡按使之职，占据各种文官职位；还有一类是穿袍贵族，执掌司法，而且只有他们才可以担任此职；最后还有一类是地主贵族，他们运用在政治权利被

^① 投石党之乱(投石党运动)亦称“福隆德”运动。福隆德(fronde)是一种投石器，在巴黎禁止使用，违者被捕入狱。1648年巴黎群众用以射击马扎然拥护者的住宅，因此，“福隆德”有破坏秩序、反对当局的意思。——译者

取消后仍然保有的封建私法，对农村进行压迫。僧侣分成两个阶层，一个是收入丰厚的主教和大修道院长，一个是穷苦的布道传教者。第三等级，既受宫廷压榨，又受贵族欺凌，也分成许多按照各自利益组成、但互相敌对的行会。第三等级仅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而靠着这点土地，还要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向教会缴什一税，向国王缴赋税。尽管它作出这样多的贡献，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不得参与政事，也不得担任公职。

由于路易十四过久过猛地使用君主专制这个机器发条，使它张而不弛，最后这些发条损坏了。路易十四对于他年轻时经历过的民众骚乱很是气忿，同时他禀性专断霸道，所以他当政后对于一切反抗或反对活动都采取无情镇压的手段——比如贵族的叛乱、高等法院的“进谏”、新教徒提倡的被教会视为异端邪说、被王朝视为叛逆行为的信仰自由。路易十四把贵族召到宫廷中来，使他们得到⁵享乐和宠信，作为他们服从的代价。高等法院原来一直是王权的工具，而当它想成为王权的平衡力量时，国王骄横地加以压制，使它沉默了将近六十年。最后，南特敕令^①的废除又进一步加强了专制暴政。一个专横暴虐的政府当然不愿有人反对它，它只要别人拥护它、效法它。在行政方面实行压制之后，路易十四又在信仰方面进行迫害；当他找不到政治上的反对者的时候，便在宗教的反对派中寻找迫害的对象。路易十四的无限大的权力，在国内是用于镇压异教徒，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就去反对欧洲各国。在进行压迫时，总有些野心家为之出谋划策，也有些急先锋为之效力，压迫愈是得手也就愈加大胆；法国的创伤完全被掩盖在桂冠之下，法国

^① 南特敕令 (L'édit de Nantes), 1598年4月13日亨利四世所颁布。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新教徒获得信仰和做礼拜的自由。路易十四亲政后，为了把他的专制权力推行到宗教信仰方面，于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并驱逐和处死新教徒的教士。——译者

的呻吟被淹沒在凱歌声中。但是,到了后来,有才干的人都死了,也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了,工业外迁了,钱财不见了,人们清楚地看到,专制主义为了取得胜利而耗尽了它的力量,早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路易十四之死成了反抗的信号:从排斥异教突然变为不信宗教,从崇尚服从变为崇尚明辨是非。在摄政时期,第三等级壮大起来了,它的财力和知识都增多了,这是由于贵族失去了人们的尊重,教会失去了影响的缘故。在路易十五时代,王朝政府继续进行那种劳民伤财而成就微小的战争,并且同舆论进行暗斗,同高等法院进行明争。政府内部也陷于混乱,政权落在路易十五的情妇们手中,以至完全衰落,结果反对派日益得势。

高等法院改变了地位和体制。它们把王朝授予的权力转而用以对付王朝。但到了由于它们共同努力终于使贵族衰败不振的时候,它们象所有取得胜利以后的同盟者一样,又分崩离析了。王权的愿望是摧毁高等法院这个已经无用而且已变得很危险的工具,而高等法院却想控制王权。这场在路易十四时代于国王有利、在路易十五时代于国王利弊参半的斗争,直到革命爆发以后,才告结束。高等法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起工具作用。它的特殊权能和它那集团的名利心都使它要抑强扶弱。它先后交替地帮助了王室反对贵族,又帮助了国民反对王室。这就是它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颇得人心之处,尽管它只是出于对抗心理才攻击宫廷的。但舆论并不要追究它的动机;舆论所赞扬的不是它的名利心而是它的反抗能力;舆论支持它是因为舆论得到它的维护。受到这方面鼓舞而胆大起来的高等法院,对王权当局来说,是很可怕的。在宣布那位最专横的、最为人所服从的国王的遗嘱无效之后,在起来反对七年战争之后,在得到财政监督权并消灭了耶稣会教士那股势力之后,高等法院的反抗十分有力和频繁,以致到处都要同它碰

面的宫廷方面，也领悟到要不制服它就得听从它。于是宫廷就执行了大法官莫普提出的使法院解体的计划。这个大胆的大法官的建议，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把王冠从法院档案室里取出来”，用一个忠诚的法院来代替那个经常作对的高等法院，并使法国各地的高等法院，凡是效法巴黎高等法院的，都遭受同样的命运。

但是，那时已经不是搞政变的时候了。独断专行已经非常不得人心，所以国王虽想硬干，但毫无信心，更何况还遭到宫廷内部的反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即舆论的势力，它虽没有得到承认，但是很有影响，它所作出的判断已开始具有权威性。一向毫无地位的平民，逐渐恢复他们的权利；他们不直接参加政权，但对政权是起作用的。这样的进程，是一切上升势力的进程；这些势力在被纳入政府之前，从外部监督政府；然后从有监督权逐渐变为有参与权。第三等级即将分享统治权的时期，终于到来。他们在别的时期作过一些尝试，但是没有收效，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在那些时期，他们刚刚摆脱了依附的地位；他们还没有建立优势和取得实力，而取得权利是要靠实力的。因此，他们在历次起义中和三级会议中都只是第三个等级；他们什么都参加，但什么也得不到。在封建暴政时期，他们曾为历代国王出力去反对领主；在大臣专权和强征赋税时期，他们曾为贵族出力去反对国王；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王室手中的工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贵族手中的工具。斗争在和他们无关的领域之内进行，斗争所追求的利益也并不是他们的利益。在投石党事件中，当贵族被彻底挫败的时候，他们放下了武器，这证明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多么次要。

最后，在一个世纪的绝对服从之后，第三等级又重新登上舞台，这次是为他们自己而斗争了。历史不会重演，贵族固然不能从失败中重振声威，君主专制同样也不能从失败中东山再起。宫廷

将另外有个对手,因为对手总是会有的,权位总是有人竞逐的。第三等级,它的力量——财富、毅力和见识日益增长,注定是要打倒和剥夺宫廷势力的。高等法院并不能构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集团,在这场新的斗争中它能影响权力的转移,但不能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

宫廷本身也助长了第三等级的发展,而且帮助第三等级取得一个主要手段,那就是见识。最专制的君主也曾赞助提倡思考的运动,结果非其所望地建立了公众舆论。原来是想鼓励人们歌功颂德的,结果却为人们提出指责准备了条件;因为,为了要人说些对自己有利的话而引人思考,而后却又不许人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是办不到的。等到颂歌唱完了,人们就要开始辩论是非了,于是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就继十七世纪的文学家而兴起。无论是宗教,法律,还是当代的弊病,一切都成了他们研究和思考的对象。他们揭开了权利问题,阐述了时代的需要,指出了种种不公平的地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说服力的公众舆论,政府受到它的攻击而不敢加以压制。舆论把它所攻击的人都转变过来了:侍臣们由于趋时,当权派迫于时势,都服从它的判断,因此可以说,正如哲学的时代之脱胎于艺术的时代一样,革新的时代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的。

这就是路易十六于1774年5月11日即位时法国的情况。不论是红衣主教弗勒里的修修补补财政部,或是修道院长泰雷的破产财政部,都没有使财政得到恢复;政府威信扫地;高等法院毫不容让;公众舆论气势压人;这就是新朝代从以前各朝代继承下来的⁸ 困难局面。在几个君主之中,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怀和品德来讲,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人们对独断专横的政治感到厌倦了,他就情愿放弃这种专横的做法;人们对路易十五宫廷的荒淫挥霍感到忿恨,而他性行端方,自奉甚俭;人们要求作一些必不

可少的改革,他也能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立意要给予满足。但是,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他缺乏一种极端坚强的意志,只有这样的意志才能完成国家的重大变革,想要缩小自己的权力的君王和想扩大自己的权力的君王一样,都必须有这样的意志。路易十六头脑清楚,心地正直、善良,但是性格不够坚定,在他的所作所为中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的改革计划所遇到的阻力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他未能加以克服的。因此,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遭到毁灭的结局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他的朝代,一直到召开三级会议的时期,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无结果的朝代。

路易十六即位后,任用莫尔帕为首相,这个选择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统治的优柔寡断的特点。路易十六年纪很轻,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和才疏学浅,就想依靠这个七十三岁的有经验的老人,这个人在路易十五当政时会因触犯国王的情妇们被罢官。但是,这个老人并不是什么贤人,而只是一个佞臣,他对路易十六的影响败坏了国王的一生。莫尔帕并不多为法国的利益和他主子的荣誉操心,他一心一意只想博得国王的恩宠。由于他住在凡尔赛宫,他的一套房间是和国王的一套房间相通的,又主持各部会议,他的影响使路易十六变得思想不稳定,性格不果断;他使国王慢慢习惯于采取一些折衷调和的措施,习惯于经常改变方法,习惯于用权不求彻底,尤其是习惯于什么也不自己动手,都叫别人去做。莫尔帕有任用大臣之权。这些大臣靠他保护,就象他靠国王保护一样。由于害怕失去国王的信任,他不让有后台有势力的人物进入他的内阁,而任用一些新人,这些人要有他的支持,才可以站得住脚,才可以进行改革。他先后罗致到政府中来的有:杜尔果、马尔泽布和内克⁹

尔,每人按他所研究的特殊方面在相当的政府部门试行改革。

马尔泽布出生于一个穿袍贵族家庭,他继承了法官的品德,而没有继承法官的偏见。他不但思想最为自由,而且胸怀也最为高尚。他想给每个人以应有的权利:给被告人以有人为之辩护的权利,给新教徒以信教自由,给作家以言论出版自由,给一切法国人以人身安全;他建议取消拷打逼供、恢复南特敕令、取消国王的密札和新闻出版检查。杜尔果见解坚定而深远,性格刚毅,精力过人,试图实行一套更为广泛的计划。他邀请马尔泽布同他合作,一道来建立一个使得政府的团结和全国的平等得以恢复的行政制度。这个品德高尚的公民经常为改善人民的命运而操心。他一个人在进行着后来革命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取消一切奴役,取消一切特权。他建议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省界的壁垒,撤除贸易的内地关卡,工业所受的阻碍,而最主要的是使贵族和僧侣以同第三等级一样的税率纳税。对于这个伟大的大臣——马尔泽布曾有一句评语:“他有培根^①的头脑而又有洛皮塔尔^②的善心”——想通过省议会的途径,使国民逐渐参加政治生活,并使他们为三级会议的恢复作好准备。假如他能继续做下去的话,他或许已用颁布政令的办法完成了革命。但是在有人享受特权和大众受到奴役的制度下,一切为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杜尔果因为试图改革,使内臣们很不高兴;由于取消徭役、行会监督、国内关卡,而使高等法院不悦;由于他的品德,他在路易十六跟前得势,而使莫尔帕这位高年重臣惊惶不安。路易十六尽管也说,唯独杜尔果和他自己是想要为人民谋利益的,但还是把杜尔果抛弃不用了。

1776年,杜尔果的财政总监职位被前任圣多明各财政督察克

①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前驱者。
——译者

② 洛皮塔尔(1505—1573),主张宗教容忍和司法改革的大臣。——译者

吕尼所代替,六个月之后,克吕尼又被内克尔所代替。内克尔是个外籍人、新教徒、银行家,他当高级行政官的才能大于作为政治家的才能,所以他所设想的改革方案要比杜尔果的范围小些,但是他的做法比较稳健和缓。宫廷因为要弄到钱而任命他为大臣,而他 10 利用宫廷要钱的机会为人民争取一些自由。他通过恢复秩序来恢复财政,他使各省适当地分担一些省行政工作。他的主张是明智和正确的,这些主张是:紧缩开支,量出为入;在平时靠税收以供开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预征捐税时,才发行公债;税则应由省级会议来制定;建立公布收支数目的制度以利公债的发行。这个制度是按公债的特点而建立的,发行公债,先要有信用,这就要求行政公开;同时这个制度也是按捐税的特点而建立的,课税需要国民同意,这就要求分享政权。政府在缺钱时,如果是向公债认购者要钱,就应向他们交代收支情况;如果是向纳税者要钱,则应准许他们参政。因此,发行公债导致了收支情况报告书,征税导致了三级会议,报告书把当局置于舆论的管辖之下,三级会议把当局置于人民的管辖之下。但是,尽管内克尔进行改革没有杜尔果那样操之过急,尽管他是主张匡救时弊,而不是象他的前任那样要消弭一切弊病,内克尔也并不比他的前任更为幸运。他紧缩开支,使内臣们很不高兴;各省的省级会议遭到高等法院的反对,后者想独占对抗专制的权能;而首相看到他有一点声望,也耿耿于怀。1781年,在发表了那份有名的财政“报告书”不到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离开他的职位,但是“报告书”却使法国国民忽然间对国家事务的知识开了窍,并使专制政府从此永难再兴。

内克尔引退后不久,莫尔帕也死了。王后代替了他,成为路易十六的左右手,同时她还继承了老首相对国王的一切影响。这个善良的但是软弱的国王需要有人引导。他的妻子年青貌美、活跃、野心勃勃,很能驾驭他,但是,可以这样说,她这个玛丽·特蕾西亚的

女儿,有些地方很象她的母亲,又有些地方很不象她的母亲。她既要掌权,却又很轻浮,她抓到了权只不过是為了再拱手授予那些造成国家和她自己灭亡的男人们。莫尔帕对那些宫廷内臣是疑忌的,总是任用一些平民出身的大臣,尽管后来他又不支持他们;但是,好事虽沒有做成,坏事也沒有发展下去。他死了之后,宫廷内臣就代替了平民出身的大臣,由于内臣们的过错,以前想用改革来避免的危机,现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种用人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正是这种不同和随之而来的人事变动,带来了政权制度的改变。革命就在这个时期萌发;改革的被弃置和混乱局面的再现,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增强了革命的势头。

卡隆是由巡按使提升到财政总监的。这个大臣职位,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当的。内克尔有过两个后任,但都沒有能维持下去,于是在1783年找到了这个卡隆。卡隆是个有魄力、有才能、有口才、工作能力强、头脑灵活而富于想象的人。或者由于他想错了,或者由于他用心如此,他在行政方面采取了一套完全和他的前任相反的制度。内克尔提倡节俭,而卡隆则宣扬阔绰;内克尔是被内臣们搞垮的,而卡隆则想靠这些人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他的一套诡辩之得到支持,是他肯花钱换来的:他以笙歌宴乐来使王后就范,以各种津贴来博取大领主们的拥戴,他使财政活跃起来,用他那套多样而又熟练的理财手腕使人相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装出债务到期就能付还的样子,甚至是资本家也都受了他的迷惑。到了和平时期,他还发行公债,他把内克尔的贤明措置给政府留下的一点信用都搞光了。至此,他已失去了一项他沒有能够好好利用的条件,而为了延长他的祿位,他只得依靠征税。但是,向谁去征税呢?人民是再也沒有能力纳税了,特权阶层是什么也不肯拿出来的。但是,问题总得解决才成。于是,卡隆把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一个新花样上,那就是1787年2月22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显

贵会议。但是，对于一个建立在铺张糜费上的制度来说，向别人求救的时候也就是垮台的时候。一个靠花钱上台的财政大臣，到了向人家伸手的时候，是不能继续干下去的。

政府在上层社会里选择的显贵们，组成了一个咨询会议。它既不是独立机构，也没有正式任命。这是卡隆为了避开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想与之打交道的一个比较能服从的会议，所以他以为这个会议今后会比较顺从。但是，会议的成员都是有特权的人，是不肯作出牺牲的；而当他们看到这个诛求无已的政府造成巨额亏空时，就更加不愿意了。会议异常惊骇地获悉，在几年之内公债已高达十六亿四千六百万，而且政府每年都有一亿四千万的财政赤字。这一事实的暴露成了卡隆垮台的信号。他倒台了，代替他的是他在显贵会议中的政敌桑斯城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新大臣以为大多数显贵是忠于他的，因为他们曾支持过他反对卡隆。但是特权阶层对布里安并不比对他的前任更愿作出牺牲；他们帮他攻击了卡隆，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却不支持他的个人名利欲望，这对他们是无关重要的。

有人怪这位桑斯城的大主教缺乏计划，但他是不会有计划的。再要继续卡隆的挥霍，是不可能了；再要重复内克尔的简政，也已不是时候。节省开支在前一时期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方剂，现在却不灵了。此时应该征税，可是高等法院反对；应该举债，可是信用扫地；应该要特权阶层作出牺牲，可是他们又不愿意。这个毕生想要入阁拜相的布里安，地位既困难，能力又薄弱，他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却什么也搞不成功。他是一个活跃的人，但无实力；敢作敢为，但无恒心。要做什么之前很大胆，做起来之后又很软弱，他常游移不决，谋事不周，举棋不定，所以处处失败。他只有一些迫不得已的主意可出，但也不能就其中之一作出决定而予以贯彻。

显贵会议并不那么顺从，而且还很吝啬。会议在通过建立省

级会议、制定小麦贸易规章、取消徭役和增加印花稅之后，于 1787 年 5 月 25 日闭幕。与会者在全国各地传播了他们所发现的情况：王室要钱用、大臣们失职、宫廷的挥霍和人民的无法救治的穷苦等等。布里安在未能取得这个会议的支持后，只好又采取征税的手段，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已不采用的办法。他请求高等法院注册两项敕令：印花稅敕令和土地献纳金敕令。但是高等法院当时正处在力量壮大、名利心炽热的时期，政府的财政困难给它提供了扩张
13 势力的大好机会，因而它拒绝注册。于是高等法院的成员都被流放到特鲁瓦，而当他们对流放生活厌倦了时，布里安把他们召回，条件是要他们接受敕令。但这只是敌对行动的暂时停止罢了；不久由于王室需钱用就使斗争变得更为尖锐和激烈了。这位大臣另外还得要钱，因为他能否保住他的职位关键在于他能否接连举债直达四亿四千万的总额，这是非获得注册不能取得的。

布里安料想高等法院会反对注册敕令。于是想使敕令在高等法院的御临法院上获得注册；为了缓和司法界和舆论界的不满，在当天的会议中宣布恢复新教徒的权利，路易十六还答应每年公布一次财政收支，答应五年内召开三级会议。但这些已经不够了，所以高等法院还是拒绝注册，并且起来反对政府的暴政。高等法院的几个成员，包括奥尔良公爵，遭到放逐。高等法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密札提出抗议，要求召回它的成员。决议被国王否定之后，高等法院仍维持原议。斗争愈演愈烈。巴黎的司法界得到法国整个司法界的支持，并得到舆论界的鼓励。法官们宣布了国民的权利，宣布了他们自己无权受理稅务案件。他们由于自身利益所系，变得开明了；并由于受到迫害而变得慷慨好义了，于是起来反对无故拘留，并要求经常召开三级会议。在这次勇敢的行动之后，他们还宣布法院成员是不能罢免的，宣布谁都没有资格篡夺他们的职能。这一大胆的宣言发表之后，两个高等法院成员被捕(他们是德佩

雷姆斯尼尔和古瓦斯拉尔)，法院进行了改革，此外还建立了“全能法院”^①。

布里安体会到高等法院的反对已变为有计划的了，他每次要求注册临时税令或要求准他举债，都遭到反对。流放只是个治标办法，只能屏除反对派而不能根绝反对派。于是他打算只许这个机构行使司法职能，他和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一道来执行这个计划。拉穆瓦尼翁是个搞政变的人物。他有胆量，不但有莫普那样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而且还比他更慎重，更诚挚。但是，他对政府的力量和当时的可能性估计错误。莫普曾用更换高等法院成员的办法改变了高等法院；拉穆瓦尼翁则要使高等法院解体。莫普的
14
办法即使能做到，也不过是取得暂时的喘息时间。解体的方法，却是一劳永逸之计，因为这样就可摧毁高等法院的权力，而不是象前者那样只想把它踢开，但是莫普的改革没有能坚持下去，而拉穆瓦尼翁的改革也未能生效。尽管如此，后一改革开始时还是相当顺利的。同一天，法国所有的法官都被流放了，以便让新的司法机构建立起来。掌玺大臣剥夺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政治职权而把这个职权授予有各部大臣参与的“全能法院”，掌玺大臣缩小了高等法院的司法权能，而把这些权能交给管辖范围扩大了了的“大司法区”^②。但是，舆论大哗，司法界所在区夏特莱区举行了抗议，外省都起来造反，“全能法院”既没有组成，也没有起作用。多菲内省、布列塔尼省、普罗旺斯省、佛兰德省、朗格多克省和贝亚恩省，都发生了骚动，政府遭到的反对并不是仅仅来自高等法院一个方面，它还遇到了更为猛烈、更为普遍的反。贵族、第三等级、各省

① “全能法院” (cour plénière)，由各亲王和国王的高官大吏组成。——译者

② “大司法区”(le bailliage)，或译御史裁判院，是以国王名义裁判重大案件的裁判机构。——译者

的省级会议、直至僧侣都起来反对它。布里安因为急于要钱用，召开了一次僧侣的特别会议，会议立即给国王上书请求取消“全能法院”并迅速恢复三级会议，因为今后只有三级会议才能克服财政上的混乱，担保公债的发行和结束这些权力之爭。

桑斯城大主教布里安由于和高等法院发生了爭执，把财政困难暂时搁下了，但是又制造了政权困难。到政权困难中止时，财政困难又出现了，这就决定了他的引退。布里安得不到税收，得不到公债，既不能借助于“全能法院”，又不愿召回流放的高等法院成员，就试行最后一着，答应召开三级会议。但是，这一着更加速了他的末日的到来。让他当财政大臣，原是为了克服财政困难，可是财政困难更大了；原是为了要他弄钱的，可是钱也没弄到手。尤有甚者，他激怒了全国，使国家机关起来造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为弄钱而不得不使用那个在宫廷看来是最坏的办法：召开三级会议；1788年8月25日，他垮台了。他垮台时，国家发行的公债停止付息，这就是国家破产的一个开始。这个大臣是名声最坏的一个，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财政大臣。由于他继承了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过错和难局，他用了各种办法，来应付他所遭到的困难，但都无济于事。他试图搞阴谋，使用高压手段，放逐高等法院成员，停止法院的职权，破坏它的组织，结果，一切都成了阻力，什么都不能帮助他克服困难。挣扎了许久之后，他在烦闷中和精疲力竭中——我不敢说是在碌碌无为中——倒下去了，即使他更坚强些，再聪明些，即使他是黎歇留或絮利，他也是要倒台的。谁也不可能找到钱了，谁也不可能进行压迫了。若是为他辩护，应该说，他所没能摆脱的困难地位，并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一地位而已。他是由于卡隆的过错而完蛋的，而卡隆则会利用内克尔所树立起来的信用而挥霍滥用。卡隆毁坏了信用，布里安想用暴力去恢复这个信用，因而毁坏了政权。

三级会议变成了唯一的统治方法，国王的最后手段。高等法院和国王的重要陪臣于1787年7月13日提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多菲内省的各等级在维齐耶城举行的大会上，僧侣在巴黎举行的大会上也都提出了这种要求。各省各等级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了精神准备，那些显贵人物是三级会议的先驱者。国王在1787年12月18日答应了五年之内召开三级会议之后，又在1788年8月8日规定了1789年5月1日为三级会议开幕日期。内克尔又被起用了，高等法院恢复了，“全能法院”被解散，“大司法区”被撤销，各省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位新复职的大臣，为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举行作了一切安排。

反对派原来一直是意见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布里安掌政时期，政府曾遭到所有国家机构的反抗，因为政府曾想压迫它们。内克尔当政时期，政府同样也遭到这些机构的抵制，因为它们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把人民置于从属地位。政府虽已从一个专制的政府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但其他国家机构还是一样的反对它。高等法院过去进行斗争是为了维护它的权威，而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贵族过去和第三等级联合，是为了反对政府，而不是为了人民。这些集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各抱各的希望，高等法院希望能象在1614年那样控制三级会议；贵族希望恢复它失去的势力，因此，司法界建议1789年的三级会议应以1614年的三级会议为榜样，而舆论就抛弃了司法界；同时，贵族不同意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而这两个等级之间就发生了16分裂。

从当时人们的见识、进行改革的需要和第三等级的壮大来看，双倍名额是势在必行的。双倍名额已为各省的集会所接受。布里安在离开大臣职位之前，曾咨询过一些著作家，问他们三级会议怎样组成最为合适，会议应当如何举行才最恰当。后来有不少著作

是为人民说话的，其中有西哀耶斯的名著《第三等级》和当特莱格的名著《三级会议》。舆论一天比一天表现得强烈，内克尔既想满足舆论的要求，但又不敢这样做，他希望三个等级和解，从而使自己能得到各方面的赞同，他在1788年11月6日召开了第二次显贵会议，以便讨论三级会议的组成和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他以为可以使会议通过第三等级的双倍名额；但会议拒绝了。于是，他不得不置显贵们的反对于不顾，作出他本来自己就可以作出的决定。内克尔没有能通过事前解决一切困难的途径避免争论。他在第三等级双倍名额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主动权，正如后来在按等级表决或按人数表决的问题上也沒有取得主动权一样。到了三级会议召开时，这个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命运的第二个问题，因为受到压力而未能解决。

不管怎样，内克尔由于没能使显贵们通过第三等级的双倍名额，只好在各部会议上通过这个决议。国王在11月27日的声明中决定，三级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应少于一千人；第三等级的代表应等于贵族代表和僧侣代表的总和。内克尔还得到同意把教区司铎归入僧侣等级，把新教徒归入第三等级。各旧司法区议会为选举事宜而开会；各方面都在进行活动，使自己的人充当代表和照自己的意向草拟陈情书。在选举中，高等法院的影响很小，宫廷则毫无影响。贵族虽然推选了几个颇孚民望的代表，但大多数是忠于他们的利益的，而且是既反对第三等级又反对王室大家族的寡头政治的。僧侣等级选了一些卫护特权的主教和修道院长，还有一些赞助人民事业（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的教士，最后，第三等级挑选了一些有见识的、意志坚定和见解相互一致的人。贵族代表中有贵族二百四十二人，高等法院成员二十八人；僧侣代表中有大主教或主教四十八人，修道院长或司教长三十五人，教区司铎二百零八人；最后，第三等级的代表中有教士二人，贵族十二人，行政官吏十八人，

各旧司法区议会成员一百零八人，律师二百一十二人，医生十六人，商人和农民二百一十六人。三级会议开幕日期定为 1789 年 5 月 5 日。

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宫廷曾企图加以阻止，嗣后又企图加以扑灭，但都无济于事。在莫尔帕的引导之下，国王任命了几个出身平民的大臣，试行了某些改革；在王后的影响下，他又任命了一些宫廷贵族当大臣，作了某种树立国王权威的尝试。但是，高压没有奏效，改革也同样无法实施。当国王在节约开支方面倚靠宫廷，在税收方面倚靠高等法院以及在发行公债方面倚靠资本家全部落空以后，他只好寻找新的纳税人，向特权等级求援。他要求那些有势力的贵族和僧侣参与国事，但遭到拒绝。这时候，他才开始转向全体国民，于是召开了三级会议。国王遇事先同宫廷内臣商议，然后同国民商议，只是在受到前者的拒绝时，才向国民发出呼吁，因为他对于国民的参与和支持怀有疑虑。他宁愿召开一些孤立无助因而力量薄弱的特别会议，而不喜欢召开代表各方面利益因而力量集中的全体会议。直到这个重大时期为止，政府的需求年年增加，反抗的势力年年扩大。反对派由高等法院波及贵族，由贵族而僧侣，以至通过此三者而及于全体国民。这些阶层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王朝政府一向向他们征询意见就开始表示反对，后来所有这些反对力量都同全国的反对势力合流，或者在全国的反对面前沉默无言。三级会议只不过是业已成熟的革命公布于世而已。

第一章

从1789年5月5日到8月4日夜

18 三级会议开幕。—— 宫廷，大臣和各个集团对三级会议的态度。—— 代表资格的审查。—— 按等级表决和按人数表决的问题。—— 城市平民代表自行组成国民议会。—— 宫廷关闭三级会议会场；网球场内的宣誓。—— 僧侣的大多数和第三等级代表的联合。—— 6月23日由国王主持的会议，会议的失败。—— 宫廷的计谋；7月12日、13日、14日的事变；内克尔被免职；巴黎起义；国民自卫军成立；包围和攻陷巴斯底狱。—— 7月14日以后发生的事情。—— 8月4日夜颁布的各项法令。—— 这次革命的性质。

三级会议定于1789年5月5日开幕，开幕前一天举行了宗教仪式。国王及其家族，各部大臣以及三级会议的代表，列队从圣母院教堂前往圣路易大教堂聆听开幕式弥撒。这是很久没有举行的国家盛典，人们重睹此种情景，无不为之心醉。整个仪式有如盛大节日。许多人从各地涌向凡尔赛；天气异常晴朗，场面装饰得极其华丽。乐队的行进，国王的敦厚和踌躇满志的神情，王后的雍容华贵以及各个等级共同怀有的高贵愿望，使人人感到兴奋。在这里勉强还能看到1614年（那一次三级会议）的仪礼服式，那样的等级序列。僧侣们身穿长袍大氅，头戴方形帽，或者穿紫袍，套白色教衣，走在最前列；其次是贵族，他们都穿着黑色礼服，齐膝上衣，金边袖口，花边领结，亨利四世式有白羽毛的卷边帽；最后是较为寒素的第三等级，着黑衣和短外套，纱领结，帽子上没有羽毛，没